

小庄番外

「天哪，我们多久没见了，你是不是换了号码。」

惊呼声响起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教室里却十分明显，庄钦下意识抬头，看到一个女孩站在面前。

他环视一圈，见自己周围两米内再无其他人，这才确认女孩说话的对象是自己。

但这人，长着一张没见过的脸。

于是他放下笔，礼貌提醒，「同学，你认错人了。」

女孩一愣，好看的脸上露出意外。

但很快笑了，压住声音解释，「同学，你配合一下，我跟我朋友打赌，能要到你的联系方式就赢了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」

庄钦回头，这才发现教室的角落有人，五六个女孩子坐在一起，视线有意无意地掠过他们这头。

眼前姑娘笑靥娇艳，衬得春光融暖。

像极了烂俗的爱情剧开篇。

可下一秒，庄钦低头捡起笔，面无表情地扒拉着女孩撑在桌上的手腕，「同学，你压着我的书了。」

待对方缩回手之后，他迅速收好书本出了教室，留下身后表情复杂的女孩。

排好最后一本书，庄钦松了口气，靠着书架坐下来。

这个时段的书店最安静，难得能休息一会。

他思维一飘，想起了那个跟人打赌的女孩。

漂亮，爱笑，弯起的眉眼像月牙，长发如瀑，肆意明朗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一如大一的迎新晚会上，她一身白裙坐在钢琴前的模样，惊艳了整个会场。

那是一个如众星捧月，从小就被捧在掌心里呵护的姑娘。

若不是因为那个无聊的赌约，那他们的人生，这辈子都不会产生交集.....

「想什么呢？」一起兼职的同事丢过来一瓶水。

庄钦回神，摇摇头，「没什么。」

没什么，反正也不会再见了。

他当时这样想，却没料到打脸来得这么快。

小虎进了医院，庄钦接到医生的电话，急得抛下兼职赶了过去。

小虎今年八岁，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被父母抛弃，到了孤儿院。

医生知道小虎的状况，温和安慰，「孩子是在出门买菜的时候不小心犯了病，被好心人发现，送了过来，因为发现及时，所以没什么大事，你还是去谢谢那个把小虎送过来的小姑娘，多亏了人家。」

庄钦点头应下。

怀着满腔的感激进门，庄钦看到了坐在床边的女孩。

长发披在背后，露出半张精致小巧的侧脸，温柔笑着跟小虎说话。

女孩转头，面上也有讶异。

庄钦心情复杂地道完谢，又开始纠结是否要为之前的失礼道歉。

抬头却对上一双笑咪咪的眼，她说，「这次得换你请我吃饭了。」

后来？

后来姑娘成了孤儿院的志愿者，束起一头长发，却敛不住温柔笑起来时的光芒。

从遥远到靠近，陌生到熟悉。

庄钦依旧是年年拿奖的第一名，游走在校园与兼职之间，不同的是身边多出了一个姑娘，缠着他请客吃饭，却又总能找出拙劣的借口，替他省钱。

姑娘表白那天，只有一束玫瑰花。

姑娘穿着学士服，长发微卷，捧着花笑，「你答不答应。」

起哄声几乎压住了庄钦的低语，「你会后悔的……」

但她听到了，笑着反问，「后悔是什么，我的字典里好像没有这两个字。」

毕业典礼上，庄钦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。

颁奖者是学校特邀，国家研究院的两位博士。

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递过证书，视线却有些局促，「同学，你很优秀。」

一旁的女人红了眼眶，背过镜头抹眼泪。

怎么回事？

庄钦一头雾水地接过奖杯，默默想着，看来研究院工作繁忙，压力极大，好好的人都逼出了「社恐」，见人就想哭。

但这想法也没能持续多久，领奖之后，庄钦就被叫进了后台。

刚刚才见过的两位博士急忙起身，却一开口就是道歉。

当了二十几年孤儿的庄钦愣住，缓了半晌才意识到这不是恶作剧。

夫妻俩所在的研究项目，涉及国家机密，为了保密而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，连孩子都没能见上几面。

庄钦当时就笑了，他想，这是多荒唐的一件事啊。

庄成民和妻子解释了很多，哭了很久，庄钦不忍心只能认下一对父母，但心里却依旧埋怨。

所以毕业工作结婚，过了很久，庄钦跟父母的感情依旧淡薄。

好在工作顺利，项目等身，父母退休的那一年，庄钦也进了研究院。

某天，上级满脸严肃地找到他，「庄博士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你需要做到完全的保密。」

完全的保密，包括家人，包括妻子。

他的行踪被人监控，月余不回家也开始稀疏平常。

妻子并未抱怨，只在偶尔见面时开玩笑，「早知道你工作这么忙，还不如当初不许你进研究院，我开个超市包养你，让你也试试，天天在家等我回来是什么感觉。」

饭菜温热，灯光温暖，但隐藏在妻子温柔面容下的悲伤和容忍，依旧让庄钦愧疚。

也是在那时，他忽然理解了父母的决定。

与其让亲近的人等待，困入无止境的思念，的确不如一瞒到底。

于是时隔许久，他打电话给父母，听着两位老人絮叨关心中裹着的喜悦，叫他一颗心也跟着发热。

庄钦暗下决心，等项目结束之后，要一家人出去旅游。

项目进展顺利，好像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
可意外，也就发生在这时。

实验体结构错乱，辐射波异常。

实验被迫停止，庄钦及一众研究人员均高烧不断。

众人被送进医院，但状况却并未出现任何好转。

探视那天，庄钦躺在病床上，状况极差。

妻子看着骨肉如柴的他，结婚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情绪失控，没有嫌恶，没有抱怨，但原本明朗娇艳的人染了一身绝望，跪下来哭着求医生救救他。

父母强颜欢笑，整日宽慰，「没事的，你放心，实验已经终止了，你们都会好起来的。」

但离开病房后，却依旧忍不住落泪，夫妻两个一夜白头，瞬间苍老。

庄钦昏迷一周后，情况却并未好转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连相关医护人员也开始出现相同的症状。

再之后，传染性确认，人心惶惶。

作为密切接触者，庄钦的妻子和父母也先后病倒。

幸而政策灵敏，预防及时，在国家的统筹下，并未造成可怕的后果，将灾难扼制在了襁褓中。

但这依旧是一场惨痛的战役，我们失去了很多人。

妻子忧思过重，四处奔忙，身体本就虚弱，父母又上了年纪.....

庄钦是幸运的，却也是不幸的。

他从长久的昏迷中醒来，却又因亲人爱人朋友的离去，陷入了更深的梦魇。

那场梦里，她永远年轻肆意，是火热明朗的老板娘，却也能在意外来临前，拥有剔除一切记忆，不为谁而伤心的权利。

是梦吗？

还是只是执念，是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况变糟的庄钦，深深的执念？

重返灾难伊始，他固执地想凭自己的能力阻止些什么，挽救些什么，他走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，对明晃晃的漏洞视而不见，直至世界崩塌。

却仍在固执地一遍一遍问自己，是梦吗？

是梦啊，可我不想醒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